老年学校传“佳音”

程度厚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为了关爱老年人，党和国家在全社会推行医养结合、建立老年助餐点等多种养老服务体系，并且看病有医保、每月有养老金，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温暖的社会环境里，大家感觉幸福快乐吗？”近日，在叶集区姚李镇曾墩村老年学校教室里，镇老年学校校长、关工委主任邓培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声音刚落，老年学校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3月31日上午，由姚李镇曾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姚李镇老年学校组织的“曾墩村老年学校宣讲二十大精神　跟党走　感党恩”宣讲会，在姚李曾墩村进行宣讲。村老年学校歌唱班、舞蹈班、老党员、老干部等40多名学员齐聚一堂，聆听了姚李镇老年学校校长邓培宏精彩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宣讲会上，邓培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二十大报告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学员们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珍惜现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

“如今，老有所医，每月还有养老金，全镇范围内还建立了多个老年助餐点，感觉老年生活比蜜甜。”听完宣讲报告后，学员们一个个敞开心扉、各抒己见，感恩自己生活的新时代。

有的老同志还表示，作为新时代的老党员、老村干、老先进，要以身作则，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为姚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让“夕阳”余晖散发余光。会后，唱歌班和舞蹈班的老年学员们，即兴载歌载舞，唱出老年人的新生活，舞出老年人的风采与自信。

“下一步，老年学校将继续通过举办座谈会、谈学习体会等形式，利用微信公众号、展板、宣传栏等渠道，开展老年人志愿服务队活动，创新方法方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村庄、进农家、进校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心入脑、走深走实。”姚李镇老年学校校长、关工委主任邓培宏表示。

干汉河镇：“春耕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卢贤傲　记者　谢菊莲）连日来，舒城县干汉河镇农技人员深入到村、到组、到田头，指导落实春耕备耕和水稻单一品种高产示范片建设，并协助县农业农村局有关技术人员在大院和春塘等村举办农业生产技术现场培训会，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民答疑解难，切实解决春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确保春耕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在前不久干汉河镇大院村召开的农药减量增效和油菜菌核病防治现场培训会上，县农技推广中心有关负责人就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科学用药、油菜菌核病科学防控、油菜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分别进行专题培训讲解，集中观摩大院众成农民专业合作社400亩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开展的飞防作业，并现场交流学习油菜病害调查识别、防治药剂选择、植保无人机作业技术。春塘村召开的农业生产技术培训会上，县农技人员就舒城县主推中籼品种一荃两优879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精耕细作技术等进行专题培训讲解，使与会农民深受启发教育。

眼下，正是预防油菜菌核病和小麦纹枯病关键期，干汉河镇农技人员分片包干“跑田坎”，查看各村油菜和小麦长势情况，及时支招种植大户，引导科学精准防治，护航春耕生产。

今年以来，干汉河镇坚持党建引领，提前安排部署，统筹抓好全镇农业生产发展，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和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面对面、零距离了解春耕生产需求、存在困难等，及时向广大农户宣传新品种、新技术、市场动态等信息，指导农户开展规范化种植，提升农户种植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干汉河镇通过零距离、全方位的服务，将农业技术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把科学知识用于生产实践中，获得农民群众一致好评。

映山红印象体验

4月1日上午，市住建局关工委10名“五老”同志和4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来到皖西学院植物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活动——“市花映山红印象体验活动”。

活动听取了市盆景协会会长、高级技师李跃对映山红的介绍，让孩子们认识到市花映山红是大别山红色精神的象征，并进行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同时，孩子们学习了映山红栽培和保护的有关知识。随后，孩子们进入植物园内，观赏千姿百态、鲜艳盛开的映山红，感受春天的美好。孩子们还自己动手，栽培一盆扦插的映山红花苗，带回家培育。孩子们还将撰写一篇红色日记，了解六安的红色历史，培育美好文明的家乡情结。　周钢　文/图

小手拉大手　共筑防火墙

清明节，裕安区西河口乡关工委、团委联合中心学校共同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筑防火墙”森林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

青年志愿者通过播放视频、展示图片、讲解案例的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森林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森林火灾的危害以及作为未成年人在森林火灾发生时怎样求救等方面，为学生们讲授森林防火知识。

志愿者们还为学生发放了《致家长一封信》，呼吁同学们把森林防火知识带回家，做一个义务宣传员，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积极向自己的亲友、邻居和周围的群众宣传森林防火的法规以及森林防火知识。

管恒东　杨晨　程士华　文/图

霍邱县关工委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霍邱讯（薛心灵）鲜花献英烈，哀思寄忠魂。为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4月4日上午，霍邱县关工委、霍邱县老干部服务中心联合霍邱县城关镇逸夫小学到县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清明祭扫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县关工委领导、逸夫小学师生共计500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篮，学生们表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信念，珍惜美好时光，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报国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该县关工委以“五红”教育为抓手，举办“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党史教育活动和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在清明、七一等重要节日开展纪念活动，从而激发广大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据统计，清明节前夕，全县中小学采取现场祭扫和网上祭扫等不同形式，开展400多场次祭扫活动。

全军实验学校：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

金寨讯（杨兆宏）3月30日上午，金寨县全军实验学校师生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庄严肃穆的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并参观了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缅怀先烈，祭奠英魂，回顾历史，激励后人。

参加祭扫活动的300余名师生服装整齐，神情肃穆。少先队员敬队礼，唱国歌。八年级龚泓珏同学向师生们讲述林维先将军在熊家河端碉堡的故事。革命故事深深地震撼着同学们，让他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先辈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先辈执著的信仰，学习他们追求真理、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奋勇向前、不畏艰险、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珍爱生活中一切来之不易的美好事物，把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融入到爱学校、爱集体、爱学习、爱他人的具体行动中去。

据悉，全军实验学校多年来一直重视对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把组织开展清明祭扫活动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修课之一，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具体举措。

桃岭乡：

鲜花祭祀慰忠魂

金寨讯（刘霞）深情祭英烈，鲜花慰忠魂。4月4日，桃岭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部分乡、村干部，前往桃岭乡金桥十八烈士墓开展清明节祭祀革命烈士、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青山翠绿，哀乐低回，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伫立在烈士纪念墓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向烈士们献上鲜花，并鞠躬致敬，以表达深深敬意和无限哀思。

十八烈士墓是金寨县第一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活动的全体成员表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为桃岭乡的乡村振兴而努力奋斗。在十八烈士墓前，大家面对党旗举手庄严宣誓，接受党性洗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跟党走。

同日，该乡桐岗、高湾等村都举办纪念父子英烈杜昌甫、杜志强等革命烈士祭扫活动。

乡村三月镜像

周长春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也一天天地向前掘进，每一寸光阴都有意思。

三月，乡村的原野已经绿了，像阶前的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和煦的阳光在田野里泛滥，田里青乎乎的一片，杂草像麦子一样起身了，有的已经抽出毛茸茸的穗子。田坎边，荒地里，一簇簇的蒲公英已撑开毛绒绒的小伞，摘下一朵放在嘴边，猛地一吹，那绒毛般的种子便轻盈地飞舞起来，落在树杈上、草丛间，或浮在水面上……

山坡上的荒草有的还没有腐烂，倒伏，显出荒凉的气息，用手扒开一看，草芽已转折好几个弯儿，欣欣然地钻出地面，长出几寸长的叶子。远远近近的山头都绿了，树梢上顶着鹅黄色的嫩芽，疏疏朗朗的枝干还清晰可见，不需要多少时日，汹涌的绿色便会填满所有的缝隙。

池塘边的柳树早已绿意婆娑，风吹柳条，袅娜的身姿倒映在池塘里。如墨汁般的一团团东西在池塘里缓缓移动，走近一瞧，那是无数的蝌蚪挨挨挤挤，成群簇拥着在水里打转。

村子里，桃树、杏树下落满褪色的花瓣，惨白得如失去了血色。桃树、杏树的叶片已经展开，但有的枝头还顶着零星的、迟开的几朵花儿，孤寂却格外显眼。叶片下面掩藏着一颗颗如猫奶般大小的青色果实。

菜园里的白菜已起薹，开满黄花，有的已结满豆荚；萝卜的枝枝叉叉开了白花；贴土生长在地沟里的荠菜也挺起腰杆开着细碎的小花；豌豆苗也开花了，叶子绿得纯正，精致的藤蔓匍匐在地上，向四周延伸，向上攀援；油菜花映黄了成片成片的土地，直晃人的眼，全身粘满花粉的蜜蜂嘤嘤嗡嗡地、笨拙地穿梭在花丛中；韭菜已发了头茬，绿得逼眼，叶子光泽得连豆大一点的露珠都留不住。

茶园上有一两个采茶的妇女，她们把胸前系着的围裙挽成一个兜，双手如蜻蜓点水般飞快地在枝头掠过，把采下的嫩芽放进围兜里。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手里的活儿却没有放慢。

“婶子，你不是在杭州带孙子吗？”穿黑短袄的年轻女子问。

“今年清明伙食在我家，正好亲家母刚退休，我就把带孩子的事丢给她了。现在的孩子真是祖宗，不好带，我是带够了，有人干，我就见坡下驴，图个清闲。”穿红袄子的中年妇女说。

“不去也好，你和四大在家也舒坦，钱也没少挣，带孩子责任大，婆媳关系也不好处。”年轻女子说。

“你四大瓦工手艺好，活又多，我打个下手也没得歇，关键我那孙子不好带。”中年妇女说。

“我看你又怀上了吧？”中年妇女停顿了一会说。

“是的哦，还是个双胞胎，如果又是两个男孩，你看我们怎么活？”年轻女子停下手中的活，叉着腰说。

“船到桥头自然直，生下来就能养得活，你家胜子又开厂，怕什么！”中年妇女用一种鼓励的口吻说。

她俩边说话边采茶，一上午的功夫采了一大片。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大地，土壤里升腾出植物生长的气息。

山坡上不时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爆竹声，没等你抬头，便很仓促地以几声钝响而结束，就像一首曲子刚开了头就掐了尾一样。有的还放起了焰火，只看见火星在空中乱溅，却不见色彩和造型。响声惊起了鸟儿，它们划过天空，像风儿掠过原野一样不留痕迹。三三两两的人在坟边燃起了一堆堆纸，袅袅的青烟歪斜地悬挂在荒野上空，然后弥漫，消散在湛蓝的天底下。挂在电线杆上喇叭反复播放着森林防火的通告，音量随风飘忽。

公路上偶尔行驶来一辆货车，那是给村头商店送货的，司机从车上扛下一捆捆草纸和一箱箱爆竹、焰火，帮主人码在商店的角落里。商店的门前停了好几辆车，店里挤满了买草纸、爆竹、焰火和阴票上坟的人。买东西的都是附近熟悉的人，他们递着烟，说着话。

“山子，啥时候回来的？”坐在店前长凳上的一个戴帽子的老人问。

“刚到家，做清明呐，您老身体还这么硬朗。”中年男人递上一根烟，欠着身说，随后又把烟给长凳上的其他人递过去。

“不行啰，土都埋到了脖子，过一天是一天。”老人对递过来的烟一边摆手，一边说。

“现在条件这么好，您老有的活，您家东子回来了？”中年男人接过店主给他买的东西，一边用手机对着墙上扫码付钱，一边说。

“他哪有你孝顺，说最近忙，回不来，清明还是我来做，我也跑不动了，看来只有我不在了，他才肯伸头。”老人一脸嫌弃地说。

“我也是没办法，我大脑梗塞，我三天两趟往家跑，陪他去医院，我大哥在上海回不来，老弟在广东刚成家，都指望不上，兄弟之间不能相互踢皮球，事总得有人干。”中年男人把东西塞进车后备箱，一边看着从后面开过来的一辆奥迪说。

路上的车子渐渐地多起来，远远近近不断地响起上坟的爆竹声。村子的老人有的坐在屋檐下晒太阳，有的从门洞里探出头来，和门前来来往往回来做清明的熟人打着招呼。

乡村的三月在大约前后十多天的喧嚣之后，最终还是把令人心慌的寂静交给蛙鸣和虫声。

胡晓芹　摄

又是蒌蒿满地时

许鹏程

又是一年三月三，又是蒌蒿满地时。

窗外是波光粼粼的金鸡湖，湖畔垂柳新梳出的柔媚辫稍，在醉人的春风里不停地戏弄着波影。我想，故乡袅袅的炊烟里应该又飘散着蒿子粑粑的清香了。

在我的故乡大别山地区，蒿子粑粑是一种家喻户晓的特色小吃，上过了《舌尖上的中国》。节目里，毛坦厂中学陪读妈妈电饼铛里那热气腾腾的蒿子粑粑，温暖着多少高中学子疲惫的心灵。

在故乡，吃蒿子粑粑是传统习俗。传说在很古的时候，阳间和阴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人的魂魄可以在阳间和阴间来回走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鬼节。这天晚上，阴间的街市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阳间人的魂魄经受不了阴间繁华街市的诱惑，纷纷到阴间鬼市去游玩。待到雄鸡报晓，鬼市收市时，一些乐而忘返的游魂，错过了回阳间的时辰，只好留在阴间。由于魂不附体，阳间的躯体不久就死去了。后来，观音菩萨给人间传了一个秘方，三月三这一天，吃用蒌蒿做的粑粑，就可以粑住魂魄，不让魂魄游离躯体，确保生命无恙。所以普通人家到了三月三那天，总是要做一点蒿子粑粑，让一家老少吃上，以求得全家人平平安安。

蒿子粑粑做法大同小异，一般以蒌蒿、米粉、腊肉为原料制成，或煎或炸。不管怎么做，都有一股浓郁的香气。过去生活条件差，蒿子粑粑是稀罕物，只有三月三前后才能吃到。现在条件好了，从雨水节气开始，一直到清明节，都能够吃上新鲜蒌蒿做成的粑粑。有闲工夫的农妇，还把春天采摘的蒌蒿放在冰柜里冻起来，随时都可以吃上蒿子粑粑了。

少年时期，三月三前几天，一放学，我们一群少男少女就挎着竹篮，欢呼雀跃地奔跑在铺着大块紫云英的田野里，挑选着最肥美最鲜嫩的蒌蒿。三月三那天，母亲把挂在房梁上的最后一块腊肉取下来，做了蒿子粑粑，放在刷了菜籽油的大铁锅中煎。我们兄弟仨就围在锅台边，看着那跳动着的火舌慢悠悠地舔着灰黑色的锅底。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铁锅中传出了滋滋的油煎声。慢慢地，蒿子粑粑特有的香味，就从锅盖缝隙间飘出，钻入鼻腔，挑逗着我们的馋虫。等到锅里飘出缕缕焦香味，蒿子粑粑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蒿子粑粑，软软糯糯的，贴着锅底的一面有着一层薄薄的焦黄的壳。我最喜欢吃那层又酥又脆的壳，咬在嘴里，米面的焦香、腊肉的咸香、蒌蒿的清香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我的每一颗味蕾。也许我是家里的长孙吧，爷爷奶奶总是把蒿子粑粑的那层焦香的壳剥给我吃。

蒿子粑粑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关于三月三“粑魂”独特记忆，是伙伴们在田野上撒欢嬉闹的笑声，是父亲母亲在灶台旁恩爱忙碌的身影，是爷爷奶奶慈祥温暖的笑脸。这是故乡独有的舌尖上的记忆。

蒿子粑粑的灵魂是蒌蒿。这是大别山地区非常普通的一种野草。不论是在肥沃的菜地旁、田埂上，还是贫瘠的山坎上、小路边，都能够寻得到它的踪迹。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择土壤，受旱耐涝。只要有一粒种子，或者一段根茎，它就能繁衍生殖，生生不息。每年春天，在旷野上，在山脚下，散发着悠悠香气，给故乡的老老少少提供着久远的回味。

十八岁那年秋天，我和村里几个一般大的小青年，像被秋风吹散的蒌蒿种子，飘到了苏州城里。工地里，整天的奔波劳碌，不断增多的亲切乡音，稀释着心底的孤独，我渐渐适应了漂泊异乡的生活。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我们这些从大别山出来的异乡人，像蒌蒿一样，在苏州城不同角落里扎下了根，成了别人眼中的新苏州人。烟花三月，山塘街的小桥流水、吴侬软语，临河茶楼里精致甜腻的苏式糕点、最新上市的东山碧螺春，也无法消磨那深深镌刻在我们生命里的蒌蒿基因。大概是我们的灵魂被牢牢地粑在大别山的一草一木中吧。蒿子粑粑，小兰花茶，依然是我们这些老乡们之间的高频词。

前几天，收到了老家亲戚寄来的蒿子粑粑。打开包装的一瞬间，一股熟悉的味道又穿过了我的玻璃心，拨动了我记忆深处的那根弦，我的思绪一下子又驰骋在故乡那长满蒌蒿的田垄上。

故乡的蒌蒿吆，你是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牢牢地栓在故乡的土壤里，一头紧紧地系在远方游子的心尖尖。

我的姥姥姥爷

梅香

清明时节雨纷纷，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老人家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他们是我成长时期的最亲最亲的亲人，尤其是姥姥和姥爷，在我儿童期间的影响很大。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末，是在贫困的农村长大的，早年的记忆多数留在农村老家，那小小庭院、那一坛花草、那茂盛的葡萄架、那酸甜的枣梨桃杏，甚至菜园里的黄瓜、麦田里的豌豆、野地里的荠菜，还有姥姥一直惯着我们，在夏天的稻场搭上凉席，边为我们扇扇子驱蚊子，边给我们讲神仙故事，即使下小雨，如果我们想在外面也不怕费事地搭起雨棚，我们听着雨滴的嗒嗒声，合着姥姥的神话传说，嬉闹着，无忧无虑；夏夜星空数着眨眼睛的繁星，想象着嫦娥是不是可以在月亮与星星之间飞来飞去？

姥姥是非常非常勤劳而聪慧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并不妨碍她成为村落的“能人”。她种菜园，村里许多人家都受益，菜秧分给村民、蔬菜分给家里没有女人的户子，一年四季没有断过。我记得村里有个“半拉老头”（在我们小孩眼里）带着3个光屁股男孩，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又没有女主，我姥姥可怜见地经常把辣椒、茄子、瓠子、葱蒜等蔬菜成筐给他。父亲因为在城里工作，能够搞到麸皮米糠，姥姥就每年辛辛苦苦地养两头肥猪，年底一头卖掉，一头宰杀，多是腌制起来，够一年荤腥食用。记忆犹新的是杀猪当天的“打猪嗌”，不下于全村干群大聚会，在我家院里摆桌摆碗地吃喝一天。我却是不敢留在院里，躲进屋内，甚至捂住耳朵，只因为从猪仔喂养到肥仔，在调皮戏弄中养出了感情，嗷嗷叫声，振捣着心房。每每这个时候，姥姥再忙也会从厨房里抽身安慰我。到现在我还会想起那头长不多大的黑花猪，有一次它偷吃装在木桶里的猪食，头插进桶里吃得欢，可是吃完后木桶变轻，它的小猪头拔不出来啦，只见它“戴”着小木桶满院子跑。

姥爷是庄稼把式，挣工分足足的，犁田耙地样样在行。记忆中我家生产队分的有棉花，姥爷还耙出很多棉花根，晒干当柴火；姥姥夜里纺棉花线，有机会还会带上我去镇上弹棉花做棉被；分红芋的时节，队里会支起大锅熬制芋头粉，姥姥会做粉丝，我们小孩就在锅灶边等着吃余下的粉底；起塘分鱼的时候，鲫鱼鳝鱼胖头鲢子，大小鱼搭配着，我们小孩最兴奋，在起网的时候，比上岸的鱼虾还要蹦跶，捉捡大人们看不上眼的河蚌、麻虾、麻古愣子（一种身上有花纹的胖胖的小鱼），回家养在水缸里、木盆里，权当“宠物”，当然最终都成了猫咪的“最爱”。

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迁徙到县城，现在看来对姥姥和姥爷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他们在年近六旬的时候离开熟悉的农村和他们生活几十年的人文环境，丢弃他们熟稔的种养技能，在陌生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而且是毫无保障的生活，不亚于现在的白手创业。

他们真的是白手起家。解放前后的苦难生活教会他们负重前行，从来不会质问“为什么”，而是“我要怎么干，才能生活下去”。那时候我刚上初中，我记得姥姥和姥爷起先与我们蜗居在一起，就几十平方的居室，我们兄妹三人都还小，加上爹爹、我父母，8口人，靠的是父亲母亲低微的工资生活。姥姥和姥爷、爹爹，他们开始“讨”生活。

爹爹在电影院门口摆书摊，我家那时候有许多小人书，这得益于爸爸是文口的人，能够买到最新的图书。姥姥和姥爷开始炒瓜子出售，也是在电影院（那时县里唯一的文化娱乐场所）门前摆摊。记忆最深刻的是姥爷的双手，那是什么样的手啊，裂痕累累，那是搓揉瓜子留下的“印迹”（瓜子炒熟后洒盐水晾干再搓，制成咸瓜子），想想都扎心啊。盐渗进一道道裂口，该是怎样腌心的“痛”。可是，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辛苦劳作，一年四季拼斗了五六年，逐渐有了自己的屋（窝），那小小的不足20平方的屋子，屋外搭建一个披厦支起一口炒瓜子的铁锅，屋子虽然小、暗、寒，但是他们的心里肯定是敞亮的、温暖的。他们终于靠自己在城市里有了安身立足之地。

辛酸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姥姥他们由于善良无知加社会误导，打会（非法集资）造成极大的伤害，举家搬迁到六安。姥姥姥爷在七十岁的时候，再次“白手起家”。先是租房，做起手工馍生意，因为用酒酿自然发面，味道好，香甜有嚼劲，价实，老少无欺，生活上基本不要我父母承担。姥姥姥爷做的手工馍在我们生活区域附近居民都有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姥姥姥爷因为年龄关系做不动不摆摊时，依然有很多熟人询问：潘姥姥咋不出摊啦？哦，我的姥姥姥爷名讳：潘素芳、孙玉友。

姥姥姥爷离开我已十几年啦，再长的相思牵着的都是过滤了的记忆，就像濛濛的丝丝春雨，看似虚无，实则似一枚枚银针扎在心头。